

佛学文集

般若花

徐恒志著

上海佛学书局

佛 学 文 集

般若花

徐 恒 志 著

上海佛学书局出版
上海佛教居士林印赠

佛学文集
般若花

作者	徐恒志
选编	上海佛教居士林
	责任编辑 闻 妙
捐印	香港隐名居士
出版	上海佛学书局
印刷	上海出版印刷公司
校对	刘关连
赠送处	上海佛教居士林
地址	上海常德路418号
电话	2793726
邮政编号	200040

佛历 2535年 公元1991年12月
第一版第一次印·印数0-10000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内部资料准印证(91)第184号

目 录

自 序	1
一、 学佛随笔	5
二、 学佛是怎么一回事	23
三、 怎样实践佛法	55
四、 关于佛教经论的研究方法	97
五、 《心经》的理论和实践	111
六、 学般若 化二执	127
七、 “三无漏学”略讲	137
八、 净宗讲话	153
九、 佛教的形成、教理和人生价值观	177
十、 论佛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195
十一、 有关佛性答问	201
十二、 略述修禅次第	217
附录： 一、我的学佛因缘	229
二、幻斋诗存	235

自序

1953年春,《觉讯》月刊编者蔡惠明居士要我写一些关于佛法的文字。我想:佛陀的声教,传遍了世界各国,它的广博和伟大以及在学术文化上的价值,更有八千多卷的经论典籍和二千多年的客观历史作证明,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继而又想:尽管佛教哲理是如此的精湛、圆满,然而我们日常所接触到的一般人们,一谈到佛法,总是不管青红皂白,先给它戴上一顶迷信的帽子。既然有这种主观成见,他本人非但不会虚心去研究佛法的内容,探讨佛法的精义,客观上也影响了佛教真理的传播。因此,我就发心写了一篇通俗文字——《学佛是怎么一回事》,概括地从宇宙人生的问题讲起,以至批判了一些对佛教的不正确思想。到了1953年的夏天,又应蔡居士的再三嘱咐,写成了《怎样实践佛法》一文,阐发了实践的宗旨,介绍了实践的方法,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这两篇文章在下笔时,原则上前篇是以未曾学佛的读者为主要对象,后篇则是以已开始学佛的读者

为主要对象。因此文章的内容是由启信到实践，由浅显到渐深，而且后篇又是前篇“关于实践问题”一章的扩大，所以两文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当年都刊登在《觉讯》月刊上。之后，《觉讯》月刊社又把它们汇印成单行本出版，这是一件值得称颂的事。虽然由于作者本身对佛法缺乏精深的理解，很难满足广大学佛群众的要求，但读了这些通俗的文字以后，也许对学佛这一问题，能建立起初步的认识，从而转变其对佛教的看法，端正其对学佛的态度；至于对已开始学佛的读者来说，也许在实践中，会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据我所知，后来该书曾在各地多次再版，还被译成英文，流传于美国及港、台等地区。

三十多年来，整个世界几经沧桑，传统的思维模式也随着客观事物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实践证明，佛教所说的无常、无我，因果相续，缘起性空，诸法实相等真谛，是颠扑不破、万古常新的！它给人类带来了无穷的希望与安乐。在亚洲，特别是东南亚许多国家，普遍把佛教奉为国教；近年来佛教正不断推向欧美各国。根据1988年第四期《上海佛教》报导：欧洲有佛教徒21万人，美洲约近69万人。迄今美国很多著名大学都开设佛学课程，设佛学博士学位，出版定期刊物。另据该刊1991年第三期报导：近年来英国佛教

徒有较大发展，据1970年统计，联合王国有佛教徒3万人，1975年激增到8万多人，1980年又增至12万人以上，每年平均增长率为11.3%。这就进一步说明，佛教的独特思维方式和道德规范，已经广泛地给予人们以新的启发。它那广博精湛的教理内涵，已渗透到文学、哲学、逻辑、艺术、医药等人类知识的一切领域；自然科学和现代科学也从佛学中获得深层次的启示。这就告诉人们：重视、研究佛教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和作用，实是当务之急。1989年上海市佛教协会重新排印这本小册子时，我在有的地方作了一些增订和补充。

1989年7月，我应上海佛教居士林教理研究组之约，辅导了满益大师著的《阿弥陀经要解》的学习，当时缪留根居士闻法欢喜，深感佛恩，遂发起募印《般若花》的工作。这本小册子汇集了我以前在各种佛教杂志上发表的五篇论文和讲稿——《心经的理论和实践》、《学般若，化二执》、《“三无漏学”略讲》、《净宗讲话》、《怎样研究佛教书籍》等。在上海市佛教居士安养部和善信们的赞助下，该书得以顺利印送，广结法缘。现在上海佛教居士林决定汇印此书和《学佛是怎么一回事》，考虑到读者信佛因缘和学法要求各有不同，根据大家的建议，又

增选了《学佛随笔》、《佛教的形成、教理和人生价值观》、《论佛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有关佛性问答》、《略说修禅次第》等五篇文章。这些文章虽然多数也是以前发表过的，但这次我又作了一些整理和补充，并将十二篇著作按撰写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书后还附录了《我的学佛因缘》和《幻斋诗存》。现谨以至诚恭敬之心，奉献给广大读者，希望在“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解粘去缚，离苦得乐；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方面，能起到一些微小的作用。自念德薄慧浅，绠短汲深，极感惭愧和惶悚！敬略述本书出版的前后因缘。仰祈十方大德鉴其愚诚，慈悲指正，佛教幸甚，众生幸甚。

徐恒志

一九九一年八月一日

学佛随笔

(一九四七年～一九五〇年)



○ 知生必有死，普天下曾无一人逃得，余於是而学佛；知心性是一而苦乐不同，余於是而学佛；生不知所自来，死不知所从去，悲欢离合，匆匆一生，万象森罗，真理何在？余於是而学佛；世界而名缺陷，好事终属无常，四大六尘，莫非幻相，穷通得失，同归春梦，余於是而学佛；贪痴习重，轮回路险，起心动念，无不是罪，余於是而学佛。嗟乎！人生数十寒暑，以视前之无始，后之无终，直刹那间耳。而世方争短论长，偈促辕下，背真逐妄，痛苦浩然。冀迷途之永出，愿彼岸之同登，舍佛法吾谁与归乎？

○ 学佛十年矣，自欺欺人，行不诚笃，三业所作，障累日深，圣贤气象，相去日远，纵有振作，每成弩末，人命呼吸，知来日尚有几何？一旦大事临头，未免随业漂沉，生死恩仇，从头做起，思之实堪一哭。孟子曰：“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吾其勉哉！

○ 戒以生定，定以发慧，故戒为入道之要门。举

凡参禅、念佛、礼拜、忏悔乃至一切佛法，盖无一而非戒，以摄心即是戒故。又有从事上戒者，有从理上戒者，实则事即理上之事；理即事上之理，初下手时即不二矣。故事修无异於理观，理观可融入事修。虽然，吾人心地未明，动辄得咎，若不从事上笃实戒去，所熏入者为恶因，则发起现行，不可得而善矣。空谈唯心，为害何穷！故吾人於三业所作，可不效法圣贤，以戒为师，而自陷於痛苦烦恼之境乎？

○ 气色张皇者，吾知其心之动乱，举止安详者，吾知其心之空定，言辞闪惚者，吾知其心之昏邪，气象庄重者，吾知其心之端正。其实乃至著衣吃饭，举手低头，无一不是般若之放光也。衣里明珠，本自无失，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惜哉！

○ 天下之至乐，无过明心，多少毁誉是非，知唯心所现，一转即空；多少穷通得失，知唯心所现，随遇而安；多少苦乐顺逆，知唯心所现，何必执著；多少贪嗔烦恼，知唯心所现，落得放下。世间无大富大贵之人，唯明心者斯不富贵而自富贵。天下无大安大乐之人，唯明心者斯不安乐而自安乐。明吾心地，十方三世不离当念，万象森罗不出吾心，呜呼至矣！

○ 尝闻师言：世间无论千万最大事，都抵不过一个死；千万个死，抵不过我一修；千万个修，抵不过我一觉。觉则心空，此是最上福德，轻重利害，不可比拟。当知众苦只缘不觉，极乐无过明心，每於妄念习气坚固缠缚时，三致意焉。

○ 心之本体，本来不动，故历来圣贤学问率以不动为旨归。经曰“如如不动”；易曰“寂然不动”；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不动心。夫不动则定，定则空，空则不惑、不忧、不惧，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忧患不能倾，身心以之庄严，功德由此成就，不动之利溥哉！

○ 《大乘止观》略标大纲中云：“所言止者，谓知一切法，从本已来，性自非有，不生不灭；但以虚妄因缘故，非有而有；然彼有法，有即非有，唯是一心，体无分别。作是观者，能令妄念不流，故名为止。所言观者，虽知本不生，今不灭，而以心性缘起，不无虚妄世用，犹如幻梦，非有而有，故名为观”。止观大义尽於此矣。

○ 炽然分别，而体常寂，观中有止；虽常体寂，而即缘起分别，止中有观。何止而非观？何观而非止？定慧体用，固不可得而分也。

○ 业者，造作也。业力者，造作后留下之力量，随缘引发者，善恶皆是也。此心有所着，随之分别流转，种种造作，即是造业，此为因。事过境迁，此业力已成，后遇同样境界，此力现行不可遏止，此即是果。果复成因，因复生果。互相循环，无有已时，且其力量，必后后胜於前前。此因果生灭，即是幻心流转；即是生死颠倒；即是动，动则生苦。故人生男女老少，富贵贫贱，无一不动心，终是无一不苦耳！性体如水，心用如波，波有起伏，心有生灭，波心同是终不可得，可知皆一时之幻相耳，只要一觉，顿然光净。此觉体不动，即如波平浪静时，水体之不动也。行者苟知生灭妄心，皆是幻相，虽有起伏，知其本空，过而不留，用而不著，此即《金刚经》无住生心之大旨，可以载登彼岸者也。

○ 功德有有为无为，有为暂而非久，有限而非无量；无为功德，性本具足，但去妄心，皆可渐证。此功德性，体用广大，空有齐资，故曰“无为福胜”。《地

藏经》曰，“起心动念，无不是罪”。行者可不留意乎！

○ 我心与一切众生之心，无二无别；一切众生受诸苦恼时，与我受苦恼时之苦，亦无二无别，每一念此，不觉欲泪，一腔怨心、怒心、恨心、毒心皆油然而化悲心矣。

○ 有真空必具妙有，否则即是顽空；有妙有方显真空，否则便成妄有。是故体必有用，用必归体；体用合一，色空不二。行者明悟无生，不落偏空；虽具妙用，不执於有，方名见性成佛。世人一学佛法，即抛弃一切，不思振作，遂被讥为消极迷信，无益人世，呜呼！岂真佛法之过哉。

○ “忍”之一字，实除苦之要诀。孔子之“小不忍则乱大谋”；孟子之“动心忍性”；吾佛之“忍波罗密”，此中实寓甚深境界。吾人於习气来时；贪瞋起时；患难集时；乃至百忧惑心，万事劳形；在在处处，皆须仗此行门，刻苦忍受。天下无不劳而获之便宜事，况修心以了生死乎！

○ 善乎梁任公之言曰：“种种烦恼我炼心之处；种种危险皆我炼胆之处；种种艰巨皆我炼智炼力之处，随处皆我之学校也。”故修大定大慧者，不慕山林，不厌尘俗，工作生活，一切照旧，但心已出难，种种境界，无所粘着，喜怒哀乐不动於心。大心居士，当从这里下手。融一分境界，证一分本智，消一分妄念，得一分法身。在烦恼日用处炼出，更为得力也。

○ 人生数十年光阴，固无时不在烦恼之中，所谓三苦、八苦、无量诸苦，或生活压迫，或病骨支离，或有愿难遂，或怨憎相会，皆足以引起极粗烦恼，所谓精神痛苦，实无人无之。盖人事无尽，烦恼亦无尽。然克实言之，烦恼在心而不在人事。但能学习佛法，摄心不散，则古德所谓“一心无住，万境俱闲”，“智者除心，愚者除境”，《心经》所谓“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等等境界，吾人亦皆可切实证到。古德云：“但愿空诸所有，切勿实诸所无。”愿佛弟子共勉之。

○ 吾人一念心性，具十法界，如影随形，自作自受；譬如摄照，长短胖瘦，一一不爽。念正直则感赴天堂，念贪瞋则感赴恶道。一念关系至大。若吾人能观无念，自可趋向佛智；若不能无念，则世出世间，一切

诸念，何如念佛哉！此理甚明显，人不肯信耳。

○ 一部《大乘止观》，功夫只在一“知”字。知何等法乎？曰：知非有而有，是为缘起，亦名观门；知有即非有，是为性空，亦名止门。若不知上来诸义，止观何由而起，故曰一“知”字尽之也。此“知”字与《圆觉经》“知是空华，即无轮转”之“知”字，义正无别。虽由解知而入证知，功夫深浅不同，要始终不离一知字耳。

○ 因果之大者通三世，其实日用之间，处处皆是因果：譬如取镜自照，分别美丑，日以为常，久久虽欲不照不可得，盖既有从前分别之业因，时时发起现行，以成业果。此外好赌、好饮、好货、好色无一不互为因果，吾人可不临深履薄，慎其三业，而枉受苦恼之果乎？

○ 学佛首重定心，以定能生慧；能去苦；能处乱；能履变；能强身；能容物；乃至能了生死。然得定必以戒，戒者不但戒身（如杀盗淫），戒口（如妄言等），尤须戒心。故曰“摄心为戒”。凡一切禅净佛法，其实无一不是戒。行之深，则戒之切，其有不获定慧者

乎？学者能三业同戒，则理事圆融，功德便易於圆满矣。

○ 善知一切法性，不被迷惑，大智也；自利利他，度尽众生，大仁也；一切能舍，一切能忍，一切无畏，大勇也；智仁勇三德，吾人本性，原自具足，然非学佛，无以启发。故真学佛者，乃真英雄、豪杰、圣贤、丈夫。世人每笑佛徒为愚痴，此真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 又我心与一切诸佛菩萨之心，无二无别；诸佛菩萨有无量智慧光明，百福庄严，而我则有无量烦恼，痛苦浩浩。每念“彼丈夫也！我丈夫也！”之语，则见贤思齐，当仁不让之心，油然而生矣。

○ 学佛是消极，亦是积极；非消极，亦非积极。何谓是消极，不逐五欲颠倒，平平淡淡也；何谓是积极，四威仪中，念念凜觉，即境炼心，自强不息也；何谓非消极，亦非积极，以消极积极，皆是比量分别，有为之法，学佛则无所谓消极积极，超然於二者之外也。